

长篇小说

马伯庸 著

古董局中局

4

大结局

青花瓷起源于唐宋，在元明达到鼎盛，其质地绝美，令无数人倾心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青花瓷渐渐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，被人遗忘。直至数百年后，一件“鬼谷子下山”青花瓷罐横空出世，引得古董界各路人士倾巢出动，不择手段去得到它……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马伯庸 著

古董局中局

4

大结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董局中局. 4, 大结局 / 马伯庸著. -- 北京: 北

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1

ISBN 978-7-5502-6460-1

I. ①古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2410号

古董局中局. 4, 大结局

作者: 马伯庸

责任编辑: 丰雪飞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朱若愚 计双羽

封面设计: 刘倩

版式设计: 余晶晶

责任校对: 绳刚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100088)

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373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6460-1

定价: 4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序

朝奉，是一个古老的名词。

这个名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，本是一种朝廷官员的头衔。到了唐、宋年间，朝奉成了一系列固定的官职名称，如朝奉使、朝奉郎、朝奉大夫等。这个称呼后来延伸到了民间，像士子、大店铺主人、有身份的富商，也会被称为朝奉。到了明代之后，朝奉变成了当铺掌柜的尊称，负责收货厘价，是当铺的核心人员。谁去典当物件，在柜台上打招呼都得拱手道一声：“朝奉”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“朝奉”现在已逐渐被人遗忘。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，这已经变成一个陌生而神秘的词汇。

但是，对我来说，“老朝奉”却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名字，它属于一个人。

这个人，他出卖了我爷爷许一城，以致其背负污名含冤而死；他设下圈套，逼迫我父亲许和平投湖自尽；他又派人来骗取我的信赖，杀死我的朋友。这个名字，就像是一个狰狞的恶鬼，纠缠了我们许家三代。

他一手建起了覆盖全国的古董赝品制贩网络，暗流涌动，已成为中国文物市场上的一颗极大的毒瘤。

于私，我跟他有数不清的账要算；于公，老朝奉的势力不拔除，古董市场将真假沆瀣，永无宁日。

老朝奉到底是谁？我必须要搞清楚，否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。

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事件中，我和老朝奉短暂联手，挫败了百瑞莲的阴谋。作为交换条件，老朝奉答应与我相见，把这几十年的恩怨一次了结。现在，真相距离我近在咫尺。

目录

第一章 凤凰山下的意外发现/1

药不然现在是我心中最大的一根刺、一个谜。如果说老朝奉是我了结的仇恨，那药不然就是我急需解开的心结。他确实背叛过我，但也救过我。那家伙玩世不恭的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心思，我从来没搞明白过。

药不是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他到了今天这步，我也始料未及。这家伙到底什么打算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从来没搞明白过。我们两个联手，也许可以弄清楚。”

第二章 油画中的线索/40

我忽然发现，鬼谷子穿的那件衣服的袖子上，似乎有一处白口，狭长细微，不仔细看，看不出来。就好像鬼谷子穿的是一件棉袄，被划开了一个口，露出里面的棉花来。

我赶紧拿起其他几个罐子的照片，发现每一个罐子上，在这个位置都有一个白口。我手里没实物，从照片上看，白口边缘略显圆滑，显然凹痕在胎体进窑前就有，不是烧出成品再刮出来的。

换句话说，这肯定不是无意过失，而是在批量生产时故意这么做的，每个罐子都严格遵循一个固定的标准。

第三章 “三顾茅庐”青花罐/62

瓷器和木器之间的关系很密切。古董家具的摆设很有讲究，配青铜太阴，字画又太轻，玉器金器又不宜多，只有配瓷器才最为自然。桌上瓷碗瓷盏，架上瓷瓶瓷罐，香几瓷炉，屏风瓷罐，床上瓷枕，榻中瓷盘。因此古董行当有句话，叫“瓷衬木，木托瓷”，两者陈列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
沈家和药家经常互相借器物帮衬，习以为常，并无可疑之处。青花“三顾茅庐”盖罐是件罕有的宝贝，摆在博览会大门口，档次立刻就上去了，绝对是一件增光添彩的事。

第十章 最后一个罐子的下落/275

我脑门顶在玻璃柜上，尽量凑近。这么轻易就看到了它，让我总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。前三个罐子，我们都是历尽艰辛，才能接触到其中的秘密，现在第四件如此轻易地出现在面前，还真有点不太习惯。

其实古董这一行就是这样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有时候事情根本没那么复杂，远比你想象中简单。

第十一章 海上争锋/312

我原本以为跟陆地上似的，拿着宝藏图总能找到。林教授正色道：“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，整条船的保存条件不好，木制零件被海水腐蚀、糟朽，然后漂散，最终整条船彻底消失。你们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”

“那您估计这次的成功几率高吗？”我问了一个有点傻的问题。

林教授看了我一眼：“这一带的海底水文资料，我国非常缺乏，只知道属于大陆架的延伸部分，水深不超过100米，海底相对比较平缓，找到沉船概率不低。不过附近是冲绳海槽，如果沉船移动去了那边，甚至跌入槽底，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。”

第十二章 老朝奉的身份/348

我隔着潜水镜，看到这家伙眨了眨眼睛，指了一下旁边的沉船，两个大拇指交抵，八指交拢，拜了三拜，手背翻转，再拜三次。我看到这个古怪的手势，心中不由一动。

这是一种古老的江湖手势，如今已不多见，叫作生死拜。这是一种极其严肃的承诺，九死不悔，手背翻转，意为不负所托。他冲着沉船做生死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和谁立过承诺？

第一章 凤凰山下的意外发现

这是一座位于通县的老旧四合院，旁边就是永定河。门口摆着两尊磨得看不清形状的蹲虎石墩，门楣上还残留着缠花纹路，看来是座前清的老宅子，原来的主人身份恐怕不低。

可惜任当年如何风光，如今也成了云烟。这宅子历经多变，门前残破斑驳，东一道烟熏火燎的痕迹，西一片没抹干净的“文革”标语，墙边一溜儿垃圾筐，还有辆没轮的破自行车斜躺在大竹笤帚旁边，前挡泥板高高翘起。

大门是两扇刷了黑漆的木门，漆挺新，门板上却沟壑纵横，看来颇有年头。我站在门前，抬起手臂，心脏几乎要跳破胸腔。

门的那一边，就是老朝奉。

我与他只隔着一扇门板。

我们许家三代跟他的恩怨，在今天即将一次结清。

我伸出手臂，朝前轻轻一推，门虚掩着，一推就开了。锈蚀的门轴发出生涩吱呀的声音，仿佛在提醒主人有客上门。

门后的照壁已被拆掉了，还剩下半截残垣。我一进门，便能把整个院子尽收眼底。院子不大，最先注意到的是院子正中立着一棵槐树，这槐树被雷劈毁了一半，剩下半截歪歪扭扭的枝干向天空伸展，像极了一个巨人高举双手大声呼救。

看这槐树的粗细，想来得有几百年寿命。老北京一般不在院子里种槐树，不吉利，但也有句话，叫“院有古槐，必是老宅”。能有这么老的槐树，这宅院来历应该不一般。

一个人站在槐树前面，背对着我仰望树顶，像是在欣赏一幅后现代油画。他个子挺拔，比我高出足有一头，西装笔挺平整，一丝都没起皱。

奇怪的是，看身形他的年纪并不老——这不可能是老朝奉。

这人听到我的脚步声，缓缓转过身来。我第一个反应是惊讶，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药不然？”可当最后一个字滑出口之后，我意识到认错人了。

他的相貌和药不然有八成相似，但气质却截然不同。药不然无论何时都是一副嬉皮笑脸、玩世不恭的浪荡模样。而眼前这人面色木然，眉间有三道淡淡的川字皱纹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。

“你不用找了，这院子里没人，老朝奉不在这里。”

他对我说道，很标准的普通话，一点京腔痕迹都没有。我急忙环顾四周，果然两侧厢房里都静悄悄的。我不敢相信，亲自钻进屋子里找了一圈，里面摆设很整洁，但空无一人。

我一下子怒气翻涌起来。这怎么回事？我花了如此之大的代价，好不容易要见到老朝奉，这个横里闯入的家伙凭什么来指手画脚？

“你他妈到底是谁？”我怒吼道，攥紧了拳头。

他扶了扶金丝眼镜：“你果然和传说中一样容易冲动，许愿。”

“别转移话题！你到底是谁？”我上前一步，气势汹汹。

他不闪不动，语气一点起伏都没有：“第一次见面，我是药不然的哥哥，我叫药不是。”

药不然的……哥哥？！

我不由得仔细端详了他一下，对方的表情冷冽而漠然，像是冰块。我从前依稀听药不然提过，他有个大三岁的哥哥，对古董行当没兴趣，很早就被家里送去美国了。这哥俩风格差异可真不小，除了相貌相似，没一个地方相似的。

可是，药不是为什么突然回国？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老朝奉的院子里？难道他也是老朝奉的手下之一？

一念及此，我不由得心生警惕，退后两步。药不是开口道：“我也

刚到不久，老朝奉应该是提前离开了，我没有见到。”

他说得坦然，但可把我给气坏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老朝奉本来只约了我相见，一看居然有一个外人先跑过来，以他的警觉性，自然是立刻抽身离开——我人生中大概最重要的一次会面，居然被这不相干的人搅黄了！

“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哪里见面？”

“我一直在监听你的电话。”

我顾不得风度，一把揪住药不是的领带：“这是我许家恩怨，你来瞎掺和什么？”

药不是个子高，被我把领带往下那么一拽，整个人朝前弯下腰。他就这么俯视着我，一字一句：“我爷爷因为老朝奉被迫自杀，我弟弟成了通缉犯——你说这事跟我有关系？”

我的手一颤，倏然松开他的领带。

是啊，老朝奉害的可不只是我许家一家，药来受他胁迫，就死在我面前；药不然就更别说了，我至今也不明白他为何投靠老朝奉。他们药家两代中坚一死一叛，可以说是元气大伤。

我盯着药不是，想从他眼中看到复仇者特有的愤怒，但我只看到平静，死寂般的平静。

药不是后退一步，把领带重新捋平，语调不急不缓：“家中如此巨变，旁人都靠不住，只好我亲自回国来解决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扶了扶镜框，冷冷道，“我必须指出，许愿，你真是令我失望。”

我略感愕然，不知他为何这么说。

“刚才一提老朝奉，你就急吼吼的像个疯子，完全失去了冷静。以你这种心态，就算真见到老朝奉，又能报得了什么仇？”他的话就像一根根标枪投过来。

“说的你好像很了解我似的。”我低声咕哝。

“你重返五脉后的一切行动，我都仔细研究过。《清明上河图》那件事情，你急于找老朝奉报仇，自己犯浑冲动，才一脚踏入百瑞莲的陷阱。我以为你会因此长点教训，可刚才你的表现证明，根本没长进！”

我忍不住反唇相讥：“把老朝奉惊走的人，可不是我。”

药不是道：“即使你见到了老朝奉，然后呢？你认真想过没有？”

他这一句话，一下子提醒了我。先前我沉浸在即将见到老朝奉真面目的激动中，还没顾上想清楚，一旦见了面，要怎么和他了结恩怨——到底是扭送当地派出所绳之以法，还是手刃元凶？

我不吭声了，药不是继续道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老朝奉这么狡猾的人，怎么会主动现身邀你见面？他绝非良心发现，必然有所图谋。你这点都想不透，就慌慌张张跑过来，只会一头栽进陷阱里，重蹈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覆辙。”

他的声音冷峻透彻，如同一把手术刀，一刀刀地削去我的侥幸。我被他批评得有些恼火：“这与你无关！”

药不是眉毛轻抬：“怎么没关系？你得和我一起去把老朝奉给揪出来。我的搭档，可不能是个白痴。”

我一时无语，这自说自话的本事，倒是和他弟弟一脉相承。这才见面不到十分钟，他擅自监听我电话的事还没说清楚，倒已经开始挑剔起我的素质来了。

“神经病！”

我甩下一句话，转身朝门口走去。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一个莫名其妙的提议。我若是二话不说就听他的，才是失心疯了。

“你不想抓到老朝奉？”

“这个我自己会想办法。”

“难道你也不想搞清楚，我弟弟为何出卖你？”药不是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。我迈出门的动作僵住了，像被一根绳子牵住了脚脖子。

药不然现在是我心中最大的一根刺、一个谜。如果说老朝奉是我要了结的仇恨，那药不然就是我急需解开的心结。他确实背叛过我，但也救过我。那家伙玩世不恭的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心思，我从来没搞明白过。

药不是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他到了今天这步，我也始料未及。这家伙到底什么打算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从来没搞明白过。我们两个联手，也许可以弄清楚。”

我心里犹豫了一下，这个提议听起来很诱惑。不过我转念一想，这大概是药不是的策略，我可不能被控制了谈话的节奏。

一个凭空出现的家伙，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。我虽然鲁莽，可也不

至于如此轻信。

我沉思片刻，转过身来：“这件事太大，光我们两个可不够。今晚家里有个聚会，五脉聚齐。你有什么想法，不妨到那时候提出来，大家群策群力。”

今晚五脉确实有个聚会。老朝奉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想要抓住他，必须要借助五脉的力量才有可能。

不料药不是“哧”了一声，一脸鄙夷地摇头：“药家的公道，我会讨回——但不会指望他们，那些家伙没有一个靠得住。”

我双眼一眯，这可有意思了。听药不是的口气，显然是打算甩开五脉单干。可我记得，他根本不是混古董圈的。一个常年在国外的外行人，想单枪匹马挑战老朝奉？

亏他还说我有勇无谋，我看他才是不自量力。

药不是似乎无意解释，他挥了挥手，甩过一张名片来：“我这次回国，五脉几乎没人知道，我对无聊的聚会没有兴趣——如果你改变了想法，就来华润饭店找我。”

说完之后，药不是转过身去，继续仰头欣赏着那一棵扭曲古怪的槐树。不知道他看什么看得如此入迷。

我长长叹了口气，来的时候满怀期待，没想到结局会是如此莫名其妙。带着遗憾和愤恨，我走出了这座宅子。老宅邸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关起来，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院子、一个人和半棵残破的槐树。

迈出院子，我忽然没来由地想起一个古老的风水故事。

一个富商在院子里种了棵树，没想到接下来家里却灾难连连。一个路过的风水先生说您这院子，不吉利啊，院中有树，乃是一个“困”字。那富商一听大惊，慌忙把树给砍掉，但还是老出事。风水先生说，您把树砍了，院里只剩下人，岂不成了一个“囚”字吗？

这一院一树一人，岂不是我身后那座老宅邸的格局么？我不是迷信，但这次老朝奉没见到，却一头扎进这样的风水格局里。

困、囚二字，莫非真的是什么预言？

五脉聚会，并非一个托词。当天晚上确实有一场家宴，名义是迎接《清明上河图》顺利归京，刘局牵头，召集五脉成员庆祝一下。

刘局为了攒这一局可是煞费苦心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风波是我惹出来的，五脉中很多人对我十分不满，借这次机会，也算是弥合一下矛盾，为许家重回五脉铺垫一下。

可惜几位家中重要人物都缺席：药来去世，黄克武在香港养病未归，刘一鸣身体不太舒服。烟烟因为要照顾爷爷，也一直留在香港。结果偌大的一个席面上，我的熟人除了刘局，就只有青字门的沈云琛，其他都是各门的小辈，说不上什么话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虽然刘局在席间高谈阔论，极力想把气氛弄热络点，但我跟这些出席者之间实在没什么好聊的，敬了一轮酒后，基本就是各吃各的，席间气氛有些尴尬。

在座的人里，沈云琛辈分最高。她对我态度还不错，一见面就送了我件道光年的檀木小葫芦挂饰，说可以逢凶化吉。葫芦上下两截，各刻着“称”“许”二字，不值什么钱，彩头倒好，也是花了心思挑选的。

青字门沈家在五脉里不是大宗，以木器为主营，所以无论是佛头案还是《清明上河图》风波，沈家都没参与。除了有一位沈君跟着老朝奉混之外，青字门一直置身事外，存在感不是很强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能跟沈云琛平心静气地聊上几句。

说起刘、黄、药几位掌门的遭遇，沈云琛唏嘘了几句。她告诉我，鉴古学会的商业计划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，这次成功地阻击了百瑞莲登陆之后，正是启动的好时机。

我对五脉商业化一直持保留态度，明眼梅花这么多年的声望，是靠立身中正才得来的。如今裁判亲自下水踢球，掺杂太多利益，这公正程度恐怕要打一个折扣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五脉的店铺，早已开了一家又一家，如今不过是把这层面纱揭开而已。开放搞活，经济建设先行，这是整个时代的大趋势，不可逆转。

“所以我跟你说，古玩这块阵地，我们不去占领，敌人就会去占领。”沈云琛乐呵呵地说，眼神里闪动着光芒。

不怪她如此上心，鉴古学会商业化真启动起来，青字门恐怕将是得益最大的。

要知道，木器在古玩界被称为“小器”，也叫“青器”。这个“青”既是指木质发青，也指“年青”。其他门类诸如金石瓷器字画，

动辄可以追溯到汉唐宋元。而木器保存不易，收藏以明清为主，再往前就不多了。

青归青，但木器一直是个获利颇丰的行业。古玩讲究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，贵出贵进。木器却是薄利多销，每一件价不高，但买的人多。原因很简单，别的古玩那是拿来玩赏的，木器——尤其是家具——那是拿来用的。商业化放开之后，单是仿古家具这一项，销量就不可低估。

沈云琛兴致很高，跟我絮絮叨叨地说起木器行当里的这些事，又讲起最近准备搞一个仿古家具展销的全国巡展计划。我一边微笑一边听着，偶尔还点点头。沈云琛说了半天，意识到光她自己说了，于是侧过身子来，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

我想了想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于是拿起一根汤匙，敲了敲茶杯。铛铛响过几下，席上的人都不说话了，全都盯着我。

“有件事得跟大家商量一下，今天我去见了老朝奉。”

我话一出口，整个席间都沉默下来。在五脉里，老朝奉是个禁忌之词，我忽然提起这个名字，大家都屏息凝气。就连刘局和沈云琛都搁下筷子，带着不同的表情看过来。

我把今天跟老朝奉见面的前因后果约略一说——当然，药不是的事儿我没提，只说找到了那间老宅子后，却扑了一个空。

我环顾四周，开口说道：“老朝奉是什么人，我想不必多说，诸位心里都清楚得很。这次我没有捉到老朝奉，可也不能放任他继续害人。希望诸位群策群力，跟我一起把这只制贩假贗文物的黑手彻底斩断，履行五脉的责任。”

在座的人都纷纷点头，举杯表示支持。老朝奉是五脉的天然敌人，对付他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“老朝奉让你去那儿见他，但却没出现？”刘局皱着眉头，插嘴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发现什么没有？”沈云琛追问。

“有，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，我猜是老朝奉遗落的。”我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轻轻搁到桌上的玻璃转盘，席上立刻响起不少人的低声惊呼。

席间沉默了一下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风向开始发生了微妙

而有趣的转变。

“五脉刚刚渡过危机，个人认为，现在不宜轻举妄动。”

“抓老朝奉是应该的，不过之前许愿你小子异想天开，把家里折腾得鸡犬不宁，这次得想清楚才成，别又中了别人的圈套。”

“咱们就是个民间协会，线索给有关部门，让他们去抓就好嘛。”

“自古以来，赝品就没断绝过。拿下一个老朝奉，就能保证再没赝品了？天真！”

不少刚才还点头称许的人，现在态度都暧昧起来，还有人大泼冷水，居然一个明确支持的都没了。就连沈云琛都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小许，此事牵系太广，咱们还得从长计议。”

听着这些话，我的表情还在笑，却越来越冷。

我搁在桌子上的那件东西，是一件清代的断口豆青丹药瓷瓶。丹药瓶不大，高八厘米，表面沉釉无纹，很小的一件东西。

这其实是一件大开门的赝品，釉色虚浮，断口白碴，稍微有点文物常识的人，都能看得出来。但这件东西，同时也是一个试探。药瓷瓶很少有假的，不经济，单独造假不值当。当这个都出现赝品时，意味着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造假势力，他们已经达到一定规模，连这种小物件都能产生利润。

其实这小药瓶是我来之前随手拿的，跟老朝奉没关系。我就是想试探一下，看看五脉中人的真实态度。果不其然，这些家伙一看到这个小瓷药瓶，有的是被瓷瓶背后展现的造假实力吓着了，有的则是自己心里有鬼，不清不白，从这瓷瓶里看出了被牵连的可能性。

俗话说，鉴古易，鉴人难。如今看来，人心也不是那么难鉴，一个小小的瓷瓶，就把各种心思都给映照出来了。

他们反对我，有一千个理由，但我知道真正心意到底为何：现在商业化在即，大家都一心火热忙着赚钱，追查老朝奉这种事吃力不讨好，何必去触那霉头。

难怪药不是没打算借助五脉的力量，他出身于五脉之中，太知道这些人的秉性如何。

我原本还有侥幸，但现在彻底明白了。

我默默地把药瓶收起来，站起身来，一言不发地朝外面走去。席上

的众人交头接耳，却都安坐不动，只有沈云琛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抓住我的手臂挽留：“这孩子，怎么是个驴脾气，这不大家商量着来嘛。”

我低头对她笑道：“五脉的道，总得有那么一两个人去坚持。大家都忙，就我比较闲，那就我去吧。”沈云琛见拗不过，说你好歹等刘一鸣老爷子回来，再定主意不迟。我却摇摇头：“若我猜得不错，老朝奉年纪也已近古稀，若是他在我逮住他之前死掉，一世都不安稳——岁月不等人啊。”

沈云琛见我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终于皱着眉头把手松开了。我拿起酒杯，向刘局方向一饮而尽，辛辣的茅台从嗓子眼滚成一条火线入胃。刘局坐在原地，眉头微皱，只得略抬杯子，算是回应了我的举动。

他是官场中人，毕竟要以平衡稳定为主，不可能太意气用事。

我搁下酒杯，离开房间，心里既有解脱后的轻快，又有沉甸甸的愤懑堆积。别人如何，我没资格评说，但我一定要查出老朝奉的真相。

当我走到饭店门口时，看到一个身影侧靠着廊柱，在昏黄的灯光下不显山不露水，仿佛要融入灰暗中。他的手里夹着一截点燃的香烟，烟气袅袅升起。

“方震？”我颇为意外，后来转念一想，刘局在这里，他自然也会跟来。不料方震却对我说：“我不是在等刘局，我是在等你。”

“呃……你也要阻止我？”我警惕地望着他。这家伙是我出生入死的伙伴，但他同时也是个警察，命令下来，六亲不认。

“不，我是来送你一程。”

方震还是那一副波澜不惊的神气。他把烟头丢在地上，踩了踩，然后走下台阶。台阶下正停着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，挂的武警牌子。我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一撇嘴，低头坐进副驾驶的位置。

我倒要看看，他要怎么送我一程。

方震发动引擎，车子徐徐开动起来，很快远离了饭店。我摇下车窗，探出头去，长长呼出一口气。离开那里之后，我才觉得呼吸通畅起来。刚才在饭店里，看着那些人的眼神，真有种喘不过气的憋闷，跟肺里塞满了塑料袋似的。

车子飞速前行，我看着街道向两侧退去，忽然觉得不对劲。

“喂，我说，这不是回四悔斋的路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反正你又不想回那里。”方震双目平视前方，方向盘握得很牢。

“你知道我想要去哪？”

“华润饭店。”方震回答。

华润饭店在北京东边，是栋圆筒状大楼，有三十多层，上头有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旋转餐厅，颇为有名，很多归国华侨都喜欢住那里。我久闻其名，不过一次都没去过。

我们俩到了饭店楼下，进了大堂。方震连问都不问，直奔电梯而去。我心中大奇，难道药不是已经把回国的事告诉方震了？他这次不是秘密回国吗？

不过我没问，问了也是白问。方震这个家伙，该说的他会主动告诉你，不该说的，你一句也撬不出来。我偷偷斜过眼去，他正背靠电梯间，微微垂目，跟个佛爷似的。你完全揣测不出来，他此时的内心活动。

药不然是话太多，方震是话太少，我身边的朋友，还真是一个正常的都没有。一想到“朋友”这个词，我的心情忽地沉重起来。药不然现在到底算不算我的朋友？他是个背叛者，手里几条人命，不可原谅，但在九龙城寨时他却对我舍命相救。本来我已说动他去自首，可他后来又被老朝奉带走，行踪不明。

我自己都不知道，这么执著于寻找老朝奉，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药不然的关系。

带着满脑子的胡思乱想，我们走到走廊尽头的一处房间前。方震按动门铃，门立刻开了。时间已经这么晚了，药不是居然还是一身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
“我知道你一定会来。”

他微微抬起下巴，口气跣得像是一个算命先生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没说什么，径直走进房间去。药不是“砰”地把门关上，我觉察有异，回头一看，发现方震居然没进来。

药不是道：“我们认识了许多年，所有和五脉相关的人里，只有他我才完全信任——但是他身份所限，接下来的事情不便参与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方震毕竟是公安身份，个人原则性又强。这种民间行